

復興

文 藝 創 作 叢 書

復 興

華 漢 著

上海湖風書局出版

地址 七浦路七三四號

1 9 3 2

九三二年七月二五日重版

所 版

有 權

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這幾天，租界的情形，簡直有些異樣：

長蛇似的電車，快全停了牠悶長的吼聲，笨牛般的公共汽車，也快全斷了牠大聲的哮喘，赤日當空的馬路上少了行人，就有，也大都像被貓追趕過的老鼠一般，驚怯怯的，隨時都得東張西望。

街頭路口的巡捕，大都加上了雙岡，揸着手槍，穿着鋼鐵馬甲，在殺氣騰騰的外國巡捕統率下的捕探，也不時在馬路上出現。

雖說在間隔過三兩個鐘頭電車和公共汽車，仍

有一架兩架在馬路中馳騁，但是，那車中却很少很少市民，有的只是一些持槍實彈的巡捕，這還不夠，在那車尾巴後面的一輛小汽車裏，更有的是七八個便衣帶槍的探警。

這，與其說是專供市民上下的行車，倒不如說牠是囚車還好聽點吧。

在電車公司的門前更緊張了，從前只有兩個只知道打渴睡的守門巡捕，現在突然增加成六個去了。十二隻閃着兇光的眼睛，時時刻刻都在不住的向門外敵視。

五個工人代表直昂昂的走進了鐵門，邁着迅快的健步，走進了華貴的公司的接待室。

公司裏的大班和兩個高級華員早已經就來在室中了。

大班是一個短胖的法國人，他有半頭稀疏的紅髮，一對粗黃眉，大口高鼻上排着一對深沉而又燃着戰火的大黃眼，他瞥見五個電車工人直走進來了，心

裏彷彿受了一下震動，坐在長餐棹上方的椅子上搖動了兩下，放出兩道深沉的毒狠的目光，橫刺在五個工人的身上。

——你們坐下吧！

五個代表都彷彿沒有聽到似的，依然在大班身旁屹立着，於是坐在大班左側的兩個高級華員同聲的說道：

——大班請你們坐下。

——我們工人是站慣了的！

這是一聲斬切的回答，那聲音堅硬得如同一塊石頭。把那兩個穿着漂亮西裝的華員打悶下去了。

——你們有什麼話同我說？

大班的身子不動，只掉一掉那隻方大的頭顱。

——什麼話同你說！？哈，大班先生！你又有什麼話同我們說！？你請講！講！講！

這石頭般沉重的聲音，蘊藏着對峙的敵意，說這話的是工人代表中的精幹壯健的阿林。

——啊，阿林？還是讓我同大班說吧——瘦削高長的阿雷，帶着冷然的狡笑望了一望阿林，然後掉轉去望着大班說道——大班先生！你要聽我們說嗎？沒有什麼說的，我們要說的是我們罷工的七條件。

用毒狠的目光釘視着他們的大班，不動也不響，兩隻兇眼就像要暴落出來了，善於體貼人意的高級華員A，於是連忙搶說一句：

——大班當然高興聽你們說：為什麼要罷工的原因的。還是請你們快快說吧！

——我們為什麼要罷工？為什麼要請求加薪？為什麼要公司方面不得隨便開除工人？原因很簡單，就是在這百物昂貴的市面下，我們每個電車公司裏的工人都不能生活下去了，我們並不是高興罷工，也不是故意要同公司作難，更不是，……（阿林的怒目釘着他）更不是受了什麼亂黨的鼓動，我們實在不能生活下去了，大班先生！你和我們想想！米賣廿四塊錢一担，吃的，住的，和用的，一切什麼東西都貴了，但

是我們的工錢却至多不過二十塊，工作時間却至少也在十二時以上，我們是人，不是牛馬，我們家中有父母妻子，二十塊錢喝粥湯還不夠啊！我們要求每月增加工資八元，米貼八元，工作八小時，不得任意開除工人，年關雙薪，星期日作工雙薪，不得隨意唆使捕房捕打工人……這些條件，絕對不算苛刻！公司方面要知道，我們電車工人，是最愛和平最不願多事的，我們在罷工以前，曾經提出這些條件要求公司答覆，公司方面却置之不理，我們只好全體一致罷工來促起公司方面的覺悟，自罷工以後，看看又是十多天了，我們，……（阿林的怒目又釘視着他彷彿在斥責他的樣子）我們全體工友，並沒有半點兒暴烈行動，我們只是忍耐着，忍耐着，誠懇的希求公司方面的覺醒，最後我要對你大班先生說：如果公司方面能夠誠意來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明天馬上便可復工！

一顆顆的大汗，從阿雷瘦黃的面頰上長滾下來

了，他三角形的眼裏瞬動着銳利的狡猾的目光，拋梭般的在大班和阿林之間一來一往的溜視，他微微有點沙啞的嗓子把話說完後，他用一隻枯瘦的手取下了頭上的草邊制帽，不住的扇動起來。

——你們都能代表車務部和機務部全體罷工的工友嗎？

阿雷的一番訴苦式的說話，半點兒也沒有打動大班的心，他彷彿沒有聽到似的，沒有感動也沒有新的表情，眼睛裏依然燃着挑戰的火光，依然惡意的把他們釘視着。

——我們為什麼不能做代表！？

那石頭般沉重的聲音又怒吼起來了。

——能夠代表那就很好啦。

——難道你大班先生又要否認我們的代表權了嗎？你真要問我們能不能代表工人，我倒要反問你：你大班先生是不是真能代表那些遠在巴黎坐吃我們中國工人血汗的董事會的先生們！？

——我當然可以！

大班的粗黃眉驚來跳了幾跳，嘴唇上的短黃鬚氣得像鋼針般堅的釘起來了。阿林再挺上一句，儼如一擊鐵鎚！

——好的，你大班先生只要能夠代表坐在巴黎那些吃我們的血汗的先生們就是好的，今天你答應我們來同你直接談判，大概不會像前幾天那樣，對社會，說我們沒有罷工的通知，對我們又說沒有代表的資格，你，你大班先生，總不會再發昏了吧！

——你，你說話要注意！我不是得和你吵嘴！

大班那動怒的嚴重的警告，彷彿一陣浮煙就從阿林的耳前飄過了。他沒有睬他，解開了半邊衣紐，擺開有力的雙臂，睜着戰火熊熊的銳眼釘着大班，大聲的說了下去：

——誰得和你吵嘴！我沒有別的說的，我只問你：對於我們提出來的那幾條用白紙黑字寫好又由今天代表的口裏重說幾遍的條件，究竟怎樣答覆！？

——你要注意！你這是什麼態度！？

——我嗎？！我這個態度就是工人的態度，並不是工賊的態度！

阿林拍了一下胸脯，昂然的屹立着。其餘的四個工人代表，都用驚詫的目光注視着他，尤其是阿雷，眯了幾下三角形的眼睛，心裏更有些惶亂。

——不管是工人也吧，工賊也吧，這樣的態度是不對的，在我面前，你不應該這樣暴躁！

——我要請你大班先生注意！我們不是來和你講禮節的，你趕快說：你對於我們的條件，究竟怎樣答覆！？

——對啦！咱們可不是來和誰講什麼烏禮節的，究竟怎樣答覆咱們的條件，可乾脆點兒說！

高大的一個工人代表這樣同聲的怒哮起來了。他是機務部的工人代表，北邊人名富山。

——好，我來乾脆的答覆你們吧：公司方面考慮的結果，都覺得你們的條件太過火了，商量總可以商

量的，但是一切條件都必須復了工後再說，公司是不會無故開除工人的，除了那些搗亂分子而外，公司方面對於工人都只有愛惜，你們幾位代表，必須警告你們全體罷工的工人：擾亂租界治安，租界當局是不容許的，破壞公司什物，公司方面也是不能寬容的，好好兒的快快復工，對於你們工人只有好處，沒有害處！如果你們仍然要受搗亂派的鼓動，堅持到底，那公司自有自由雇用工人的權利，到那時你們別要後悔！

大班穩坐在靠椅上，沒有什麼大變動，黃眼裏依然流着毒狠的火，態度也依然很高傲，肥胖的臉上沒有什麼閃動，只擺一擺手，對着工人們彷彿對着囚犯似的，傲然的置了一番訓辭。

一陣驚詫的嘆聲噓過以後，在工人中隨即突出一陣憤然的怒吼：

——啊，大班先生！這就是你的考慮後的回答嗎？你，你真不愧能夠代表那些吃我們的血汗的住在

巴黎那些先生們呀！我要警告你，警告那些遠在巴黎每年却有百萬以上的紅利收入的吸血鬼們！你們以為你們的頑強，威嚇，欺騙，高壓，可以置我們於死地嗎？真是得做夢呀！你們以為招收新工，訓練白俄，收買走狗，捕打我們英勇的工友，就可以破壞我們的陣線，動搖我們的團結嗎？哼，我勸你少做點夢吧！乾脆告訴你，不答應我們的七條件，不停止招收新工和白俄，不趕快釋放我們被捕的工友，你，大班先生！請你早點滾回巴黎去吧，要我們無條件的復工，除非把我們一個個的打死！

阿林切緊牙關，渾身燃着憤恨的烈火，彷彿得和誰決鬥似的，緊捏着一對拳頭，一揮一舞的在胸前彈動，眼中的火光，簡直就像要把敵對着他的大班先生燒死！

憤然的一片嘆聲從四位代表中一齊噓了出來，有幾隻憤怒的眼是釘着大班的，有幾隻，尤其是阿雷那兩隻三角眼却緊釘着阿林。

阿雷有些着急，他似乎很不滿意阿林暴烈的態度，但他却不敢表示出來。

——我請你別要那樣警告我！招收新工，訓練白俄，是我們公司方面的自由，逮捕工友，只能怪你們工人不安分，一味的聽信亂黨的胡言，這責任不在公司，只在華租界的當局，你們要人請向捕房去要吧！請向你們貴國的政府去要吧，這難道都要責怪我們公司嗎！

兩位高級華員只是點頭，自覺高貴的大班說的愈起勁了，他的手演說式的大大的擺了開來，短胖的軀體，像隻沸水中的湯團似的，在椅子上動了幾動。

——大班先生！你別這樣的高傲，你得和我們工人的生活想想，也得為你們公司的利益想想，這樣下去會有結局嗎？

——是啊，大，大，大班先生！這，這，這樣下去，於我們工人不，不，不利，於你們公司也不，不，不利啊！

蹙着眉頭跟着阿雷合唱着同一個調子的，是工人貴春，他一跨進這接待室來，他的眉頭就沒有展開過，現在蹙的越深了。

——公司方面這樣逼我們，有什麼意外，那却怪不得我們工人啦！

說這話的是一個巴尖上有點短鬚的老沈。這五個工人代表中，如果把他分成兩派，一派便是阿雷和貴春，另一派便是阿林和富山，老沈，他只是這兩派中的一個中間派，他時而覺得阿雷太溫和，時而又覺得阿林太激烈，他的態度，只是在他們之間搖擺。

——別要廢話了吧，最後咱們可問一聲大班，咱們提出來的條件究竟怎樣答覆？！

富山也咆哮起來了，他的怒聲可有點兒像高叫的黃牛。

——我已經答覆你們了：一切條件復了工後再說，至於公司有招收新工的權，你們再堅持，別後悔！

鐵一般堅硬的話，從大班的口裏吐了出來，他冷

然的敵視着他們，仍然是一個高傲的樣子。

——好的，我來最後警告你大班先生幾句話吧：工人有罷工的絕對的自由權，不答應我們的七條件，不驅逐白俄，停招新工，不釋放我們被捕工友，就打死我們也不復工，你，大班先生！聽清楚了吧！好，站起幹什麼，我們走啊！

——媽的，走啊！

氣昂昂的阿林在前，五個工人代表越過公司的鐵門憤憤然的走了。

大班，這時才鬆了一口氣，搔了一搔禿了前頂的腦袋，慢慢的拖起沉重的腿，彷彿打了一場倒輸不贏的仗似的，走進別的房屋裏去了，兩隻高級華員，勤務兵一般的跟在屁股後頭追隨着。公司裏頓然沉寂起來，有如停戰後的戰場一樣。

